昭代典則

昭代典則卷之四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吴郡陸翀之訂正
金陵周日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丙午　春正月定議按察事宜。

是月　帝命按察僉事周禎等定議按察事宜條其寫綱所當務者以進。諭之曰風憲紀綱之司惟在得人則法清弊革。人言神明能行威福鬼魅能為妖禍爾等若能興利除害輔國裕民此即神明若陰私詭詐蠧國害民此即鬼魅也。凡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勿緘默不言

有不可言者勿沽名責直苟察察以爲明苛刻以爲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於風憲也○命中書省銓用諸司劾退官員省臣傅瓛等曰今天下更化庶事方殷諸司官吏非精勤明敏者不足以集事此輩皆以迂緩不稱職爲法司劾退豈宜復用　帝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治効亦有遲速夫質朴者多迂緩狡猾者多便給便給者雖善辦事或傷於急促不能無損於民迂緩者雖於事或有不逮而於民則無所損也

二月黃河北徙

先是河決小流口達於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民皆被害

蒙古擴廓帖木兒張良弼李思齊連兵交戰

擴廓召良弼等皆不應遣關保等合兵渡河且約思齊以攻良弼良弼遣子弟質於思齊反相與連兵拒守時禮部侍郎滿尚賓吏部侍郎掩篤刺哈持詔諭思齊通開川蜀道路思齊方尚兵爭不奉詔尚賓等留鳳翔一年始還京師

歲星退行犯房○白虹亘天貫日

丁亥白虹凡五道其第三道貫日又有氣横貫東南良久乃滅

客美洞宣撫使田光寶及宣慰同知彭建思等各以蒙古所授宣勅印章來請改命○己巳置兩淮都轉運塩使司

〇三月蜀明玉珍卒子昇嗣（子昇年始十歲母彭氏同聽政改元開熙）〇我師克高郵。

徐達自宜興還兵攻高郵。其守將俞同僉堅守不下。時張士誠遣其左丞徐義由海道入淮援高郵。義怨士誠以為陷已死地。屯崑山之太倉。三月不進。徐達遣使請以指揮孫興祖守海安。平章常遇春督水軍以為高郵聲援。帝皆可之。復勅徐達曰。張士誠兵多有渡江者宜且收兵駐泰州。彼若來攻海安。則擊之。庚辰。復遣使諭徐達曰。張士誠由高郵嘯聚。以有吳越。高郵蓋其巢穴也。大軍攻之。彼必來救。今聞徐義兵已入海。徐義舟師或由射陽湖。或出鹽子角。或出寶應。以趨高郵。不可

不備。通州有士誠從子火眼張乃疑兵必不敢出然軍之勝敗在主將賢否。徐義狠愎自用軍無紀律以我節制之師當之可以必勝爾但秣馬厲兵謹俟其至而已

三月庚寅復遣使諭徐達曰聞寇兵在高郵者不過五千。淮安兵僅六千。興化民自爲守。宜令常遇春還軍海安堠巡略四境別遣將以兵三千守海安城通州揚諸處亦宜慎守。汝於揚州泰州二軍分取二萬以攻高郵令別將取淮安興化敵見吾兵攻淮安深入重地必來乘我若不攻海安與常遇春求戰必將攻掠鎮江此須令常遇春知之。凡軍馬除攻高郵及取淮安興化餘悉以付遇春使得有以備之吾料其勢如此爾等又當

臨機處置毋執一也先是徐達援宜興令馮國勝統兵圍高郵張士誠將俞同僉詐遣人來降約推女墻爲應國勝信之夜遣康泰率兵五千人踰城而入皆爲所殺帝聞之怒責國勝及達自宜興還益督兵攻之至是遂拔其城戮俞同僉等俘其官將一千三十七人士卒一千一百七十五人馬三百七十三疋民一千三百九十七户粮八千石帝命以所俘將士悉遣戍沔陽辰州仍給衣糧有妻子者賜夏布人五匹無者半之

夏四月我師克淮安遂克興化

三月丁未　帝遣使以書諭徐達曰近大軍下高郵可乘勝取淮安兵不在衆當擇取精者而用之宜以步騎

一萬五千舟師一萬水陸並進勿失機也其餘軍馬悉令常遇春統之令守泰州海安應援江上徐達兵至淮安張士誠將徐義軍在馬騾港夜率兵往襲之破其水軍義泛海遁去獲船百餘艘俘其院判錢富等及兵二千餘人舟師進薄城下其右丞梅思祖副樞唐英蕭成籍軍馬府庫出降得糧四萬石兵萬人馬千五百匹民四千餘戸達宿兵城上民皆安堵令指揮蔡仙華雲龍守其城戊午徐達率兵取興化先是 帝命達圖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見鄒子角為興化要地寇兵所出之路令達以兵絕其臨達如旨進兵至是遂取興化淮地悉平○辛酉命朱文忠往

徐達軍會議淮安城守事宜諭達曰大軍既克淮安足以保障江淮控制齊魯然將士新附軍士移戍者多留鎮者少今就於其屬選將簡卒人人望長其屬不得則易怨將軍在處置得所使上下相安則吾無閫外之憂矣○淮安降將梅思祖等至建康　帝諭之曰汝等多故趙均用部曲往往皆受重名繼歸張氏復食其祿今來歸我寧無舊主之思乎思祖等對曰草昧之際誠欲擇豪傑以自附今幸去彼而從主上猶出昏暗覩天日豈敢有反覆乎　帝曰汝豈真知我之可附哉思祖等曰臣觀　主上豁達大度英明果斷推赤心以任人輟衣食以賞士令行禁止真命世之主臣等誠得所歸

帝曰爾等既無貳心當戮力建功以保富貴思祖等皆頓首謝。

庚申我師克濠州

先是、帝以李濟據濠州名爲張氏守而觀望未決命右相國李善長以書招之曰竊聞順逆者成敗之勢也去就者禍福之機也審成敗之勢察禍福之機惟豪傑之士能之蓋豪傑之士秉亂起兵相爲雄長及遇真主則委身歸之若竇融之於漢李勣之於唐是也閣下誠能察成敗之形燭安危之理察禍福之原因敗爲功轉凶爲吉則身榮當時澤流子孫名重于簡冊況濠梁吾主上祖宗生長之地陵墓親戚皆在于是謂陵之心無時

或忘今左相國統率大兵東克泰州攻高郵取淮安獲
未下之地惟是父母之邦不忍以兵相加故遣使者杜
三獻計左右願閣下精慮深計觀天時察人事因時立
功獻納濠城使吾　主上得以上奉祖宗之靈下慰鄉
里父老之望則閣下之功不在二子下矣況我　主上
寬仁神武錄人之功忘人之過纖芥小釁不足爲閣下
累也若必欲拒義固守他日較獵長淮一決勝負或身
爲俘虜或膏塗草野妻子爲僇貽天下笑豈不深可惜
哉竊又爲閣下籌之閣下所爲不知果爲元歟爲張歟
如爲元也則元君昏弱奸孽擅政强將跋扈百姓荼毒
絕其命久矣如爲張也則彼既驕淫悖道亡在旦夕閣

下於此時，以彈丸孤絶之地，歸元不足恃，歸張無所成，吾甚爲閣下憂之。夫不權事勢之宜，昧於成敗禍福之機，非智也；使人民苦於鋒鏑，非仁也。不仁不智，亦閣下所惡聞也。惟閣下效古人之明哲，去衆人之昏蔽，捨逆就順，舉城來歸，豈不偉然大丈夫哉。若或遷延疑貳，大軍已下淮安，縱欲乞降，已在人後，或有圖富貴者，誅閣下以獻，閣下又將何以待之。鄉里之故，待閣下不薄，故反復及此，閣下其重思之。濟得書不報。丙申，命江淮行省平章韓政，率指揮顧時、葉琛等，取濠州。韓政兵至濠，攻其水簾洞月城，又攻其西門，殺傷相當。城中拒守甚堅，政乃督顧時等以雲梯抱石，四面並攻。時孫德崖久

已死城中度不能支濟及知州馬麟乃出降得軍一千四百九十民九百三十九戶馬一百五十匹

甲子我　高皇帝如濠州

甲子　帝發建康徃濠州省陵墓　帝近念　仁祖太后始葬時禮有未備議欲改葬問博士許存仁等改葬典禮當何據存仁等曰禮改葬易常服用緦麻葬畢除之今當如其禮帝惻然曰改葬雖有常禮父母之恩豈能盡報耶命有司製素冠白纓衫絰皆以麤布爲之起居注王禕曰比緦當爲重矣　帝曰與其輕也寧重時有言改葬恐泄山川靈氣乃不復啓葬但增土以培其封陵旁居民汪文劉英於　帝有舊召至慰撫之遂令

招致隣黨二十家以守陵墓命有司復其家滁州父老經濟等來見　帝與之宴謂濟等曰吾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鄉念父老鄉人遭罹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憫焉濟等對曰久苦兵爭莫獲寧居今賴　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勞　主上憂念　帝曰濠吾鄉父母墳墓所在豈得忘之諸父老宴飲極歡　帝又謂之曰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不得久留此父老歸宜教道子孫爲善立身孝弟勤儉養生鄉有善人由家有賢父兄也濟等頓首拜　帝又曰鄉人耕作交易且令無遠出滄淮諸郡尚有寇兵恐爲所抄掠父老等亦宜厚自愛以樂高年於是濟等皆歡醉而去

方國珍遣其經歷劉庸來貢白金○蒙古徐州守將陸聚以徐宿二州來降。

元徐州守將樞密院同知陸聚聞徐達已克淮安以徐宿二州詣達軍請降事聞　帝甚喜以聚爲江淮行省叅政仍守徐州賜文綺三十匹白金三百兩勞之仍以書諭其吏民曰自古帝王之興務在除暴救民故成湯放桀周武伐紂皆以師旅而興然大軍所過之處民庶不驚由師行以律兵禍不加於百姓此所以爲王者之師也近自胡元失政兵起汝潁天下之人以爲豪傑奮興太平可致而彼惟妖言惑衆不能上順天意下悅民心是用自底滅亡及元兵雲集其老將舊臣雖有握兵

之權皆無戡亂之略師行之地甚於群盜致使中原塗
動城郭丘墟十有餘年禍亂極矣予覩古昔救民者必
成功害民者必速禍是以兢兢業業敬畏天命修律治
兵教民耕種訪賢才以定名爵命執法以伸冤枉紀綱
雖布政化未週近爲浙西張士誠擾我疆民納我叛衆
爰命左相國徐達總兵討之自去歲十月至今年四月
屢收捷報淮東諸郡次第削平徐州將陸聚當我軍之
未至即先以土地人民來歸予嘉乃志遂加爵賞命其
統兵仍守本郡咨爾士民既罹妖黨之禍復遭胡兵之
毒供餽轉輸苦勞日久可自丙午歲爲始民間稅粮軍
需差役叅政陸聚其與有司會議務從寬簡令爾軍民

各安生業毋或驚疑陸聚尋遣院判曹國器攻沛縣適
臺下之獲張同僉等官五十人聚又遣院判司整率兵
取邳州敗其守將張侍郎於是邳蕭宿遷睢寧諸縣皆
降

辛未我師克安豐

初 帝往濠州遣使諭徐達曰聞元將竹貞領馬步兵
萬餘自柳灘渡入安豐其部將潰遁自陳州而南給其
餽餉我廬州俞平章見駐師東正陽修城守禦宜令遣
兵巡邏絕其粮道安豐粮既不給而竹貞遠來之軍野
無所掠與我軍相持師老力疲爾宜選劉平章薛參政
部下騎卒五百并廬州之兵速與之戰一鼓可克之不

然事機一失爲我後患遂聞命卽統率馬步舟師三萬
餘至安豐分遣平章韓政等以兵圍其四門晝夜攻之
不下乃於城東龍尾壩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遂破
之忻都竹昌左君弼皆出走我師追奔四十餘里獲忻
都幷賈元帥而還竹昌君弼皆走汴梁〇是日晡時元將
竹貞引兵來援政等復與戰于南門外大敗之竹貞遁
去凡得兵四千馬千匹遂立安豐衛留指揮唐勝宗守
之〇癸酉　帝遣使諭徐達曰比聞王保保以侵徐州
今將攻安豐吾料以大軍蹴之必有餘力可分精銳急
趨徐州爲陸聚政應援彼不知吾有備輕來侵犯破之
必矣仍具軍勢虛實以聞比使者至達已克安豐卽分

兵趣徐州既而王保保兵至徐州果大敗而去

五月壬午我　高皇帝還自濠州

壬午朔　帝還自濠州諭中書省臣曰吾往濠州所經州縣見百姓稀少田野荒蕪由兵興以來人民或死或流徙他郡不得以歸鄉里骨肉離散生業蕩盡此輩寧無怨嗟怨嗟之起皆足以傷和氣爾中書其命有司遍加體訪俾之各還鄉土仍復舊業以遂生理庶幾斯民不致失所（）癸亥　帝諭群臣曰國家依成我與卿等同之曩者群雄並起東西角立孰不欲成大業然不數年徐氏以柔懦滅陳氏以剛暴亡今惟張氏存來者咸謂政事縱弛親昵奸回上下蒙蔽民心離怨而費用無

經士卒困敗而征調不息此將亡之時也夫寘於亡者
然後可與圖存審於危者然後可以求安彼昧乎存亡
安危之機而能有成者鮮矣若吾之君臣傲怠不戒亦
終蹈其覆轍豈可不慎卿等宜竭忠宣力以匡不逮欽
哉毋怠

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

是月　帝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
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
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
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
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

輙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　帝曰
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乖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爲君人者之警戒今宜体此下修人事
上合天道然豈特爲人上當勉之爲人臣者亦宜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爲格天之本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星隕石州○太白經天○八月朔庚戌拓建康城

初建康舊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鍾山既濶遠而舊内在城中因元南臺為宮稍卑隘　帝乃命劉基等卜地定作新宮于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許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延亘周廻凡五十餘里規制雄壯盡據山川之勝焉

辛亥命左相國徐達為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伐張士誠

帝以淮東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為吾境内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右相國李善長對曰張氏宜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

土沃民富。又多積儲。恐難猝拔。宜俟隙而動　帝曰彼昏淫亦甚。生釁不已。今不除之。終爲後患。且彼疆域日蹙。長淮東北之地。皆爲我有。吾以勝師臨之。何憂不拔。況彼敗形已露。何待觀隙。徐達進曰。張氏驕横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齪齪不足數。惟擁兵將爲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臣奉　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　帝謂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汝合吾意。事必濟矣。於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啓行。八月庚戌。以伐張士誠。祭告大江之神。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

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　帝御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古人立大功於天地間者必因其時以行其志如伊尹佐湯以伐桀呂望佐武王以剪商皆得其時而志在於天下蒼生也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劍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爲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刼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吾之疆場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隴毋毀

廬舍聞張士誠毋葬姑蘇城外慎毋侵毀其墓汝等無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淩軍士凡爲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爲効樹德者必以廣恩爲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遂爲戒約軍中事命人給一紙既而 帝御西苑復召達遇春諭之曰今師行苟張氏全城歸命不勞吾師吾必全之若用師城破之日生其將士撫其人民毋妄殺戮有可用者即選用之達等既受命將發 帝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擣姑蘇姑蘇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矣 帝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騏潘原明等

皆強梗之徒相爲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騏輩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騏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遇春猶執前議 帝作色曰攻湖州失利吾自任之若先攻姑蘇而失利吾不汝貸也遇春不敢復言 帝乃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爲吾反閒也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怏怏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擣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

論此言如此則墮吾計矣

癸丑常遇春等大敗張士誠兵於湖州

大將軍徐達等率諸將發龍江。辛酉師至太湖。己巳常遇春擊張士誠兵於太湖港內擒其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山　帝聞之喜曰勝可必矣癸酉進至湖州之毗山又擊敗士誠將石清汪梅、擒之張士信駐軍湖上不敢戰而退指揮熊天瑞叛降于士誠甲戌師至湖州之三里橋士誠右丞張天騏分兵三路以拒我師叅政黄寶當南路院判陶子寶當中路、天騏自當北路同僉唐傑為後繼達率兵進攻之有術者言今日不宜戰常遇春怒曰。兩軍相當。不戰何待。於是達遣遇春攻黄寶王弼攻天騏達自中路攻陶院判別遣驍將王國寶率長鎗軍直扼其城遇春與黄寶戰寶走敗欲入城城下釣

橋已斷不得入復還力戰又敗被擒并獲其元帥胡貴以下官二百餘人張天騏陶子實皆不敢戰斂兵而退士誠又遣司徒李伯昇來援由荻港潛入城我軍復四面圍之伯昇天騏閉門拒守達遣國寶攻其南門自以大軍繼之其同僉余得全院判張德義陶子實出戰復敗走士誠又遣平章朱暹王晟同僉戴茂呂珍院判李茂及其第五子號五太子者率兵六萬來援號三十萬屯城東之舊館築五砦自固達與遇春湯和等分兵營於東阡鎮南姑嫂橋連築十壘以絕舊館之援李茂唐傑李成懼不敵遁去士誠壻潘元紹時駐兵於烏鎮之東爲呂珍等聲援我師乘夜擊之元紹亦遁遂填塞溝

港絶其粮道士誠知事急乃親率兵來援達等與戰于皂林之野又敗之虜其戴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張士誠復遣其同僉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阡鎮覘我師欲攻姑嫂橋常遇春遇之與戰會大風雨大呼甚遇春令甲士乘划船數百突擊之復破其兵擒志堅得衆二千餘人

蒙古以陳友定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兼守閩中入郡○九月蒙古以方國珍爲浙江行省左丞相○有星孛于東北

見紫微垣欃星之側大如斗東南行犯天棓辛丑測在尾壬寅在女二度癸丑在女九度甲辰在虛乙巳又出

紫微垣北斗樞星玉衡之間在軫南行經浙甘衆兆道去虛宿壘壁陣西始滅。

太清河决〇乙未命朱文忠帥師攻杭州

帝諭朱文忠曰徐達等取姑蘇張士誠必弃兵以拒今命汝攻杭州是掣制之也我師或衝其東或擊其西使其疲於應戰其中必有自潰者爾往宜慎方略。

己亥蜀明昇遣使來聘

蜀使者自言其國東有瞿塘三峽之阻北有劍閣棧道之險古人謂一夫守之百人莫過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財利富饒實天府之國。帝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爲本而恃山川之險誇其富饒此豈自天而降耶使

者退。帝因語侍臣曰吾平日為事只要務實不尚浮僞此人不能稱述其主之善而但誇其國險固失奉使之職矣吾嘗遣使四方戒其謹於言語勿爲誇大恐貽笑於人蓋以誠示人不事虛誕如彼使者之誇妄當以爲戒也。

冬十一月甲申我師克湖州

左丞廖永忠參政薛顯將游軍至湖州之德清遂取之獲船四十艘擒其院判鍾正張士誠自徐志堅兵敗懼甚乃遣其右丞徐義至舊館覘形勢將還報常遇春以兵扼其歸路義不得出乃陰遣人約士誠弟士信出兵與舊館兵合力來戰士誠又遣赤龍船親兵援之義始

得脫與潘元紹率赤龍船兵屯于平望復乘小舟潜至
烏鎮欲援舊舘遇春由别港追襲之至平望縱火焚其
赤龍船軍資器械一時俱盡衆軍散走自是張氏舊舘
兵援絶饋餉不繼多出降十月辛亥徐達以所獲張士
誠將士徇于湖州城下城中大震壬子常遇春兵攻烏
鎮張士誠將徐義潘元紹拒戰不勝復退走遇春追至
昇山遂攻破其平章王晟六寨餘軍奔入舊舘之東壁
其同僉戴茂乞降我師馳入之是夕王晟亦降戊寅徐
達復攻昇山水寨顧時引數舟繞張士誠兵船船上人
俯視而笑時覺其懈率壯士數人躍入其舟大呼奮擊
餘舟競進蔣之士誠五太子盛兵來援常遇春稍却薛

顯率卌師直前奮擊燒其船其衆大敗其五太子及朱暹呂珍等以舊舘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薛顯曰今日之戰將軍之力居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者士誠養子也本姓梁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没水朱暹呂珍亦善戰士誠倚之至是皆來降士誠爲之奪氣十一月甲申徐達遣馮國勝以降將呂珍王晟等徇于湖州城下語李伯昇出降伯昇在城上對曰張太尉養我厚我不忍背之抽刀欲自殺爲左右抱持得不死左右語伯昇曰援絶勢孤久困城中不如降伯昇俛首不能言其左丞張虬總管陳昧等以城降伯昇遂亦降

已丑我師克杭州

先文忠舉指揮朱亮祖耿天璧攻桐廬降其將戴元帥徐道表洪孫虎略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圍餘杭遣人語謝五曰爾兄以李夢庚小隙歸于張氏非爾謀也爾乃我之戚臣若降可保不死仍享富貴謝五登曰我誠誤計若保我以不死我即降文忠許之乃與弟姪五人出降文忠遂進兵杭州未辛張士誠平章潘原明懼遣員外郎方彝詣軍門請納欵文忠曰吾兵遠至此勝負未分而遽約降無乃計太早乎對曰此城百萬生靈所係今天兵如雷霆當者無不摧破若軍至城下雖欲降恐無及故使彝先來請命文忠留之宿明日遣還報而駐兵以待原明即日以欵狀來曰要城固守乃

受任之當爲歸款救民亦齊時之急務竊伏自念起草野叨位省樞非心慕于柴華乃志存于匡定豈意邦國殄瘁王師見加事雖貴于見幾民寔同于歸義念是邦生靈百餘萬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既入于職方願溥霈于天澤謹將杭州土地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粮之數以獻文忠至杭州潘原明及同僉李勝奉士誠所授行省及樞密院浙西江東兩道廉訪印并執蔣英劉震出降伏謁道左以女樂導文忠叱去之進原明等宣 帝命慰諭之禁戢士卒城中晏然凡得兵二萬粮十一萬馬六百匹執元平章丑的長壽等與蔣英劉震皆送建康并遣原明以下官屬入朝 帝以丑的長壽縣之于

元而誅蔣英于市以潘原明全城歸降民不受兵鋒納仍
授平章守舊城從朱文忠節制
庚子張士誠紹興守將李思忠以城降命駙馬都尉王恭
千戶陳清李遇守之○張士誠嘉興守將宋興以城降壬
寅海陵州降○癸卯我師圍蘇州
徐達既下湖州即引兵向姑蘇至南潯張士誠元帥王
勝降辛卯至吳江州圍其城參政李福知州楊彝降癸
卯徐達等兵至姑蘇城南鮎魚口擊張士誠將竇義走
之康茂才至尹山橋遇士誠兵又擊敗之焚其官瀆戰
船千餘艘及積聚甚衆達遂進兵圍其城達軍葑門常
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

門王弼軍盤門張温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俞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屠對築臺三層下瞰城中名日敵樓每層施弓弩火銃于上又設襄陽礟以擊之城中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没水天祐潛令入姑蘇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于閶門水柵旁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姑蘇城堅不可破天祐又阻兵無錫爲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蠟丸書由是悉知士誠天祐虛實而攻困之計益備達時督兵攻婁門士誠出兵拒戰我武德衛指揮副使茅成

十二月巳未開浙江等處行中書省于杭州陞右丞朱文忠爲平章政事命復姓李氏文忠高帝甥也自初育爲子賜以國姓至是命復姓李改紹興路爲紹興府諸全州爲諸暨縣○陳友定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欵○定以明年爲吳元年命有司建廟社立宮室

帝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郊社遂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命有司建圜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昊天上帝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皇土地祇及建廟社立宮室已已典營繕者以宮室圖來進 帝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至爲雕琢昔堯之府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

矣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爲首後世翻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卒不可遏亂由是起夫上能崇節儉則下無奢靡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有所締搆一以朴素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

始設太史監尋改爲太史院○禁箋文頌美之辭帝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羣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辭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戒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令文辭平實勿以虛辭爲美也

我師圍沅州故陳友諒守將李興祖出降○韓林兒卒于

丁未吳元年春正月，絳州天鼓鳴○二月，永州晝晦大雨雹，城中人咫尺不相見，皆秉燭而食，雞棲，午時雨雹，踰時方明。○蒙古擴廓帖木兒遣兵侵我徐州，參政熊聚令指揮傅友德擊敗之

元將擴廓帖木兒遣其左丞李二侵徐州，兵駐陵子村，參政熊聚令指揮傅友德禦之，友德率兵三千餘，泝舟至呂梁，伺其兵出掠，即捨舟登陸擊之，李二遣裨將韓乙盛兵迎戰，友德奮槊刺韓乙墜馬，其兵敗走，友德度李二必益兵來鬬，趨還城，開門出兵陳城外，令士皆臥鎗以待，有頃，李二果率衆至，友德令鳴鼓，我師奮起衝其前，李二衆大潰，多溺水死，遂生擒李二，及其將士二百

七十餘人獲馬五百餘匹
三月蒙古大都大風晝晦○丁酉我師取澧州石門縣。故
陳友諒守將鄧義等來降○置太常司○定文武科取士
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
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
者罰。至是復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
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
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
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
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
化所以盛隆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

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効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夏五月置翰林國史院尋改爲翰林院〇六月朔日有食之〇令免徐宿濠泗襄陽安陸等郡稅糧三年

令曰堯舜禹之治天下君臣皆有聖德以天下爲家凡民有難君臣同憂甚於庶民之有憂也由是天下和平災害不生其後或君聖臣賢而天下亦治然終不如古

矣自漢唐而下君雖以天下為家其臣則以民為民以家為家而有親疎之分甚至姦邪用事國家傾覆視以為常災害屢興民罹荼毒為君臣者若不自革其過則天下何由治富貴安能保乎于本布衣因天下大亂集衆渡江撫定江左十有三年而中原之民流離顛頓尚無所歸吾乃積粟控弦於江左坐視民之塗炭而莫之救豈不負上帝好生之德而有愧古聖人愛民之心哉今特命中書省凡徐濠泗壽邳東海安東襄陽安陸郡及今後新附土地人民桑麻穀粟稅粮徭役令有司盡行蠲免三年○帝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害譬之嬦草萊者施鋤不謹必傷良

苟繩奸慝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刑不可不愼也夫置人於捶楚之下屈抑損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蓋不得已懸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譬之水火能焚溺人狎之則必傷遠之則無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斃人刑本生人非求殺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輕用之受枉者多矣故欽恤二字用刑之本也○帝謂中書省臣李善長傅瓛楊憲曰法有連坐之條謂侵損傷人者吾以爲鞫獄當平恕非大逆不道則罪止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罰弗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連坐參政楊憲對曰先王用刑時輕時重自元政姑息民輕犯法非重治之則犯者益衆　帝曰民之爲惡譬

如衣之積垢加以澣濯則可以復潔汙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爲術也淺矣且求生於重典是猶索魚於釜欲其得生難矣故凡從輕典雖不求其生無死之道

秋八月蒙古命太子總制天下軍馬置大撫軍院

初太子之奔太原也欲援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擴廓不從及還京奇后遣人諭擴廓以重兵擁太子入城脅帝禪位擴廓逆知其意未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軍故太子深銜之及累促出師江淮但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貊高等往山東而與張良弼構兵不已詔下和解之擴廓拔殺使臣而跋扈之迹漸張元朝因疑之乃命

太子以中書令樞密使總天下兵馬其擴廓帖木兒領本軍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以少保禿魯爲陝西行省左丞相總本部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進取襄樊王信固守山東

九月甲戌朔命參政朱亮祖帥師討方國珍

方國珍既入貢復陰泛海北通元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王師討姑蘇而國珍擁兵坐視實假貢獻覘勝敗爲叛服計帝以國珍反覆貽書數其十二過曰當爾起事之初元尚承平天下誰敢稱亂惟爾倡兵海隅元官皆世襲子弟顧惜妻子其軍久不知戰故臨陣而怯爾得鴟張于海隅及天下亂爾遂陷二州之地扼海道之

衡竊據山島二十餘年，朝送欵于西，暮送欵于北，此豈大丈夫之所為？爾過一也。吾下簽時，四方強敵甚多，豈暇用兵海島，與爾較短長？爾自懷疑懼，遣子納降，吾以誠心待人，不逆爾詐，即遣歸爾子。爾乃詭詐多端，不數年間，送生兵隙，爾過二也。近者浙左會稽、浙右錢塘諸郡皆下，爾陰蓄異志，時遣人覘吾虛實，爾過三也。未有釁端，先起猜忌，自懷反側，爾過四也。易交而輕傲，爾過五也。擴廓帖木兒以曹操之奸，將烏合之兵，東奔西擾，損師乏粮，又為李思齊、張良弼逐出潼關，三秦已失，中原徐宿邳郡為吾藩籬，大河為吾門户，吾舟師往來如入無人之境，爾不能料中原事勢，顧且泛海交好聲

言擊我虛張聲勢以速怨尤爾過六也彼若倉卒有事爾隔海濱豈能應援敗亡由爾彼若無事交殊禮薄則豪傑之怨禍亂之生由此始矣爾過七也爾等無功于元朝無恩于下民盜據海隅以勢害君以私賄下坐邀名爵跋扈無狀今歸于我而又不能善保富貴欲縱民於鋒鏑爾過八也爾兵數掠我湖海之民上帝好生下民思治乃違天虐民爾過九也爾若有大志盡驅温台慶元之民與我較勝負此果決大丈夫之志也今不能此徒遣數卅狗盜鼠竊謀小舉而興大怨爾過十也吾遣兵入浙下湖州軍舊館張氏將士盡皆降附遂搗姑蘇對壘深溝民安如故爾乃誘我海上士豪作亂近已

平定匿其首惡此豈良謀爾過十一也福建陳友定奸謀稔惡以致阮德柔輩自相吞噬彼可合乎爾乃陰蓄潛結遙爲聲援以詐交詐豈能長久如吾以誠心待爾反自疑貳輙以詐罔所謂首言爲定者何在爾過十二也吾爲爾計當未交敵國之先不必送款納降但有豪傑止以平禮相好守分保民自安海隅臨事而處見幾而作不輕屈膝亦不妄生釁此爾之福亦民之福今大敵未至自生疑惑起事危身非計之善亮此非爾本情由左右所誤如左右有俊傑之士能爲汝謀擇交大敵有一無二保全必多矣爾其深燭成敗高覽遠慮自求多福尚可圖也國珍得書不報復以書諭之曰汝初納

勠誘杭城下即獻土來歸此汝左右之士共保富貴之
良謀也豈意汝懷奸挾詐陽降陰叛數相愚弄張士誠
與汝壤地相接取爾甚易然所以不敢加兵于汝者誠
以吾力能制之汝故得安處海隅坐享三郡之富貴是
我大庇於汝也汝乃自爲不祥背棄信義時遣奸細與
我動靜潛結陳友定以圖相援彼自救不暇何能救人
汝何惑之甚也今明以告汝吾兵下姑蘇即南取溫台
慶元水陸並進無能禦也汝早於此時改過效順能盡
以小事大之義猶可保其富貴以貽子孫以及下人如
其不然集三郡之兵與我一較勝負亦大丈夫之所爲
不然舍三郡之民爲偷生之計揚帆乘舟竄入海島然

吾恐子女玉帛。反爲汝累。舟中有自生敵國。徒爲豪傑所笑也。非分之恩。不可數得。汝宜愼思之。方國珍大懼。爲泯海計。至是命恭政朱亮祖帥馬步舟師討之

太廟成

四祖各爲一廟　德祖居中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祖居西第一廟　仁祖居東第二廟。廟在宮城東南。皆南向

辛巳。我師克姑蘇。執張士誠以歸

徐達之圍姑蘇也　帝初不欲煩兵。但困服之耳。至是又久不下。乃以書遺張士誠曰。成湯放桀。武王伐紂。漢祖滅秦。歷代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爲常事。當王莽之

亡附之失國豪傑乘時蜂起圖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惟歸于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首事業弗成亦當革心畏天順民以全身保族若漢之竇融宋之錢俶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獨異爾能順附其福有餘毋爲明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敗亡爲天下笑士誠不報士誠被圍既久欲突圍以戰覘城左方見陣嚴整不敢犯欲掩襲我軍轉至閶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截其兵復還兵與鬭戰良久未决士誠復遣參政黃哈喇八都等兵千餘人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爲援山塘路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却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卽驅鐵騎揮雙

刀徃擊之敵衆稍郤遇春因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時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為公言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嗚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穽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名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

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語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舞女。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足。提兵者自以為韓白。謀畫者自以為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淪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荊楚兵甲

百萬與江右之兵戰于姑孰鏖于鄱陽陳友諒舉火欲燒江右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之地誓以死拒然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戶矣況嘗許以竇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决也壬子士誠復率兵突出胥門索戰

鋒甚銳遇春禦之兵稍却士誠弟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軍遇春因乘勢奮擊大破之追至城下攻之益急復築壘逼其城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士信張幙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死時城圍既久然天瑞教城中作巖礮以擊我師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折祠廟民居爲礮具徐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亦破閶門新寨遂率衆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能敵投兵

降周仁徐義潘元紹及錢參政皆降。晡時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蟻附登城城已破。士誠猶使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劉毅降士誠倉惶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爲。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群妾侍女登樓趣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氏遂自縊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士誠舊將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經。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瞋目不言乃以舊盾昇之出葑門途中易以戶扉。昇至舟

中。凡獲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左丞饒介叅政馬玉麟謝節王原恭董綬陳恭同僉高禮內史陳基右丞潘元紹等所部將校及杭湖嘉興松江等府官吏家屬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皆送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肯起舁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 帝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賜棺以葬之叛將熊天瑞伏誅

乙酉我師克通州故張士誠守將張右丞以城降○丁亥我師克無錫

姑蘇捷至 帝即命平章政事胡廷瑞帥師取無錫丁亥無錫莫天祐以城降初天祐附張士誠大將軍徐達

累遣使諭降天祐俱殺之至是胡廷瑞等率兵攻其城州人張翼知事急率父老往見天祐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固守將誰爲況未必能守一城坐民存亡皆在今夕願熟思之至是降

辛丑我師克台州

朱亮祖師至天台縣尹湯盤以城降亮祖進攻台州方國瑛出兵拒戰我師擊敗之指揮嚴德戰歿初國瑛聞王師至即欲遁去會其都事馬克讓自慶元還言國珍方治兵爲城守計勸國瑛勿去國瑛始約束將士乘城拒守然士卒懷懼往往有逃潰者我師攻之急國瑛度力不能禦以巨艦載妻子夜出興善門走黃岩高祖入

其城遂徇下善居諸縣

癸卯新内成

正殿曰奉天殿前為奉天門殿之後曰華蓋殿華蓋殿之後曰謹身殿皆翼以廊廡奉天殿之左右各建樓左曰文樓右曰武樓謹身殿之後為宮前曰乾清宮後曰坤寧宮六宮以次序列焉周以皇城城之門南曰午門東曰東華西曰西華北曰玄武制皆朴素不為雕飾

帝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　帝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是日有言瑞州出文石琢之可以甃地　帝曰敦崇儉朴

猶恐習奢好尚華美豈不過侈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夫豈予心哉但搆爲宮室已覺作者之勞況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慚而退

冬十月蒙古罷擴廓帖木兒官奪其軍命諸將分統之

初太子既受詔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拒不受於是其部將關保貊高等皆叛之貊高殺衛輝彰德守將欲進襲懷慶聞擴廓有備而還乃上疏列其罪狀于朝詔以擴廓拒命宜黜其兵柄遂罷太傅左丞相及兼領諸職仍前河南王以汝州爲其食邑弟脫因帖木兒爲集賢學士同居河南其帳前諸軍鎖住虎林赤統之河南諸軍李克彝統之關保本部軍仍保統之山東諸軍

也速統之。山西諸軍。沙藍荅里統之。河北諸軍。貊高統之。詔下。擴廓遂退軍澤州。

福州地震。○太白歲星熒惑聚斗。○置宣徽院尚食尚醞二局。○丙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

先是承元制。禮儀猶尚右。至是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右相國李善長爲左相國。

我師克黃岩。守將哈兒普降。方國瑛遁之海上。○壬子置御史臺及各道按察司。

御史臺設左右御史大夫從一品。御史中丞正二品。侍御史從二品。治書侍御史正三品。殿中侍御史正五品經歷從五品。都事正七品。照磨管勾正八品。察院監察

御史正七品。各道按察司按察使正三品。副使正四品僉事正五品。經歷正七品。知事正八品。照磨正九品。以湯和爲左御史大夫鄧愈爲右御史大夫劉基章溢爲御史中丞文原吉范顯祖爲治書侍御史。安慶爲殿中侍御史錢用壬爲經歷。何士弘吳去疾爲監察御史劉基仍兼太史院使。 帝諭之曰。國家新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察司朝廷紀綱盡繫於此。而臺察之任實爲清要。卿等當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蓋己不正則不能正人。是故治人者必先自治。則人有所瞻仰。毋徒擁虛位而慢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縱奸長惡。毋假公濟私以害人

害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大臣之體也。卿等勉之

置大理寺○命中書省定律令

以左丞相李善長爲總裁官。初　帝以唐宋皆有成律

斷獄。惟元不倣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胥吏易

爲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察已立。各按

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命李善長楊

憲傅瓛劉基陶安等詳定。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

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

重。使奸貪之吏。得以貪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

賊良善。非良法也。務求適中。以去煩弊。夫網密則水無

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

遂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爲久遠之法

癸丑命湯和爲征南將軍。吳去疾爲副將軍。帥師討方國

珍于慶元。○甲子命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鄂國公

常遇春爲征虜副將軍。北取中原。

帝將命諸將北伐。謂信國公徐達等曰。自元失其政。君

昏臣悖。兵戈四興。民墜塗炭。予與諸公仗義而起。初爲

保身之謀。冀有與安生民者出。豈意大難不解。爲衆所

附。乃率衆渡江。與群雄相角。遂平陳友諒。械張士誠。

閩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擾攘。人民離散。山東

則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竊。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

名雖尊元。實則跋扈。擅爵專賦。上疑下叛。關隴則有李

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勢不兩定且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今欲命諸公北伐計將如何鄂國公常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擣元都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挺竿而可以勝也都城既克有破竹之勢乘勝長驅餘皆建瓴而下矣

帝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如卿言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

帝顧謂信國公徐達曰兵法以廟筭勝者得筭多也卿其識之於是命達爲征虜大將軍遇春爲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取中原復名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鬭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纔遇數騎挑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爲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須領前鋒或敵勢强則遇春與叅將

馮宗異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右丞薛顯參政
傅友德皆勇略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
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略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
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
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諭達曰閫外之事汝
實任之玆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東古云十二山河
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
適通變之宜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
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
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與諸豪傑並馳觀
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又諭

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是日　帝親祭上下神祇于北門之屯里山。祝畢。復大召諸將士諭之曰。今命爾諸將。各率所部以定中原。爾等師行。非必略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禍亂以安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廢農具。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間或有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即還之。此陰隲美事。好共為之。○丙寅。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

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鴆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君人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可以爲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淫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

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
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
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于朝
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
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
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
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衆
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今
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
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
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

心乎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之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

命中書平章胡廷瑞爲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爲副將軍率師取福建以湖廣參政趙德隨征○命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師取廣西

帝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爲汝之副湖廣叅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馭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柄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徇衆皆股栗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爲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理險易今總大軍進征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爲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於汝復諭璟等曰南方之地皆入版圖惟淮北山東尚未平一兩廣八閩尚未歸附已命丞相徐達平章常遇春等

北定中原。平章胡廷瑞。分道萬征。以取八閩。俟八閩既定。就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故命爾等率荊湘之衆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何堅不摧。爾其務靖亂止殺撫綏順附。使遠人畏服。懋建乃勛。毋替予命。諸將皆頓首受命。各引兵發。

十一月。徐達克沂州

初楊州興化人王宣。元末爲司農掾。會黃河決。元以宣爲淮南淮北都元帥府都事。齎楮幣募丁夫。統領治河。功成。命爲招討使。率丁夫從也速復徐州。授淮南淮北義兵都元帥。移鎮山東益都。田豐兵侵益都。宣子信從察罕帖木兒破田豐。復令宣與信還鎮沂州。於是權勢

日壹因乘隙收掠山東遂竊據沂州至是徐達師至淮安遣人往沂州以書諭王宣父子使來降王信得書乃遣使納款且奏表賀平張士誠　帝遣徐唐臣李侍儀等往沂州授信爲榮祿大夫江淮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令以兵從大將軍征討信與其父陰持兩端內實修備外佯請降　帝知之乃遣人密諭徐達曰王信父子反覆不可遽信宜勒兵趨沂州以觀其變如王信父子開門納款即分兩衛軍守其地王信父子及部將各同家屬遣至淮安若益都濟寧濟南俱下各令信軍五千及我軍萬人守之其餘軍馬分調于徐邳各州守城然後發遣其家屬與居惟土兵勿遣分調之後仍選其馬步

特欸者從大軍北伐苟閉門拒守即攻之唐臣等至沂州宣意不欲從征乃令其子信密往莒密等州募兵為備禦計而遣其員外郎王仲剛及信妻父老馮等詐來犒師以緩我軍大將軍徐達受而遣之仲剛等既還宣即以兵夜刼徐唐臣等欲殺之衆亂唐臣得脫走達軍達聞之即日率師徑抵沂州營於北門達猶欲降之復遣梁鎮撫往說宣宣使其郎中常某出見梁于西門梁謂之曰我即張氏義子蚤降故得至今日王平章不降何待常歸語宣宣使迎梁入謂曰吾降吾降梁既還報達宣復閉門拒守達怒遂進攻分兵營其南門都督馮宗異令軍士開壩放水明日達督軍急攻其城宣待信

募兵未還。自度不能支。甲申乃開西門。以元所授沂國公印及子信宣命出降。逵令宣爲書遣鎮撫孫惟德招降信。信不從。殺孫鎮撫。與其兄仁走山西。於是嶧州右丞趙蠻子莒州周黼海州馬驪及沭陽日照贛榆諸縣幷隨信將士。皆相繼來降。逵以宣反覆。幷怒其子殺孫鎮撫。遂執宣杖而戮之。幷戮王仲剛常郎中等。命指揮韓溫守沂州

湯和克慶元

朱亮祖自黃岩進兵溫州。陳于城南七里。方國珍部將率兵拒戰。我師擊敗之。追北至城下。餘兵奔入城。亮祖復遣指揮張俊湯克明攻其西門。徐秀攻東門。指揮柴

虎縣游兵往來應援。晡時克其城，方明善先已挈其妻子遁去。亮祖入城撫安其民，分兵徇瑞安。樞密同僉謝伯通以城降。亮祖遂率舟師襲方明善于樂清之盤嶼，敗之，追至楚門海口，遣百戶李德招諭之。湯和兵先自紹興渡曹娥江，進次餘姚，降其知州李樞及上虞縣尹沈煜，遂進兵慶元城下，攻其西門。府判徐善等率官屬耆老自西門出降，方國珍部下乘海舟遁去。湯和率兵追之，國珍以衆逆戰，我師擊敗之，擒其僞副樞方惟益、元帥戴廷芳等，獲海舟二十五艘、馬四十一匹。國珍率餘衆入海，湯和徇下定海、慈溪等縣，得軍士三千人、戰艦六十三艘、馬二百餘匹、銀印三、銅印十六、金印二、銀

六千九百餘錠糧三十五萬四千六百石。
已丑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副將軍帥師自海道會湯和
討方國珍遂克之。
方國珍部將徐元帥李僉院等率所部詣湯和降國珍
見諸將叛不得已於是亦遣郎中承廣員外郎陳永奉
書于湯和乞降已而又遣其子明克明則從子明鞏等
納其省院及諸銀印銅印二十六幷銀一萬兩錢二千
緡于和丙申朱亮祖兵至黄岩方國瑛及其兄子明善
率家來降送之建康於是方國珍遣其子明完奉表謝
罪乞降帝始怒其反覆及覽表憐之乃賜書曰昔汝
外示歸誠中懷詭詐吾始容之待汝自効豈汝行小智

仍肆奸宄竟背前盟致勞我師汝尚不即稽首歸命逃
于海上猶　覬望成敗今勢窮來歸詞兆氣懾苦情以
汝此誠爲誠不以前過爲過汝勿自疑率衆來歸悉從
原宥方國珍及弟國珉率部屬詣見湯和于軍門得其
部卒九千二百人水軍一萬四千三百人官吏六百五
十人馬一百九十匹海舟四百二十艘糧一十五萬一
千九百石他物稱是繼而元昌國州達魯花赤淵里吉
思亦來降得粮六萬九千石馬五十匹船四百八十二
艘送國珍等赴京師入見　帝諭之曰汝猷欲已久何
爲反側復勞征伐國珍頓首曰臣遭時多艱迯入海上
終期歸附聖明以全首領不意又勞王師然此非出臣

心實群小所誤是以至此惟 陛下哀其愚特赦其死罪 帝曰草昧之時英雄角逐人孰不欲有爲亦誰能識帝王之有真者其爲去就安能無所疑貳爾之所爲亦何足責朕推赤心待汝其自安勿用懷疑國珍頓首謝以爲廣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禄居京師

甲午圜丘成○乙未太史院進戊申歲大統曆

先是本院會太常司議進曆儀先冬至一日中書省臣同太史院使以進曆聞至日上御正殿受曆訖乃頒之中外至是如儀行之既而 上召御史中丞兼太史院使劉基謂曰古者以仲冬頒來歲之曆似爲太遲今於冬至亦爲未宜明年以後皆以十月朔進初戊申曆成

楙。基與其屬高翼以所錄本進。帝覽之謂基曰。此衆人之為乎。基曰。是臣二人詳定。帝曰。曆數國之大事。帝王敬天勤民之本也。天象之行有遲速。古今曆法有疏密。苟不得其要。不能無差。春秋之時。鄭國為一辭命。必裨諶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飾。子產潤色。然後用之。故不有闕。夫辭命尚如此。而況於造曆乎。卿等推步須各盡其心。必求至當。基等頓首而退。乃復以所錄再加詳校而後刊之

辛丑徐達克益都。

先是 帝遣使諭大將軍徐達曰。聞將軍已下沂州。未知勒兵何向。如向益都。當遣精銳將士。於黃河扼衝要。

斷其援兵使彼外不得進。內無所恃，我軍勢重力專，可以必克。若未下益都，即宜進取濟寧、濟南，二城既下，益都山東勢窮力竭，如囊中之物，可不攻而自下矣。然兵難遙度，隨机應變，尤在將軍。時金火二星會于丑分，望後火逐金，乘務會之分。占曰：宜大展兵威。故有是諭。徐達先命平章韓政略榆行梁城諸鎮寨，繼又令政分兵扼黃河，以斷山東援兵。政遣千戶趙寶率兵略滕州，元守將楊瓊遁去，遂克其城。徐達師至臨城，守將丁玉明遁。及至益都，玉明復來降。達因遣玉明入城，諭平章老保等，不下。達謂諸將曰：老保所恃者，河上援兵耳。吾已分兵扼黃河，斷其右臂，彼尚不知，爲釜魚之計。即督兵塡

攻其城拔之執老保與白知院等平章普顏不花不
[illegible]然遂徇下壽光臨淄昌樂高苑等縣及濰膠博興等
州獲將士一萬五百餘人馬騾一千六百餘匹粮一十
八萬九千餘石令指揮葉國珍守之老保陽武縣人元
至正壬辰從察罕帖木兒復羅山縣除濮州路治中復
隨察罕帖木兒攻取山東察罕爲田豐王士誠所害老
保與其甥王保保協力攻拔益都遂陞平章政事留守
益都至是與白知院俱送建康
壬寅胡廷瑞度杉關略光澤縣下之〇十二月朔日有食
之〇甲辰律令成命頒行之
初命李善長等詳定律令　帝勞御西樓召諸議律官

及儒臣皆賜坐講論以求至當謂起居注熊鼎曰吾適觀群臣所定律令有未安者吾特以一己所見決之而衆輒以為然鮮有執論夫刑法重事也苟失其中則人無所措手足何以垂法後世鼎對曰 主上恭於聽議斷以睿見誠為允當請俟書成更與廷臣詳議而後頒之 帝然其言及是始成 帝與廷臣復閱視之去煩就簡減重從輕者居多凡為令一百四十五條吏令二十戶令二十四禮令十七兵令十一刑令七十一工令二律准唐朝舊而增損之計二百八十五條吏律十八戶律六十三禮律十四兵律三十二刑律一百五十工律八命有司布中外李善長等賜物有差

太祖下兖州以東州縣

都督同知汪興祖率師至東平元平章馬德棄城遁興祖遣指揮常守道千戶許秉進至東阿元參政陳璧以所部五萬餘人降秉復以舟師趨安山鎮元右丞杜天祐左丞蔣興以衆降孔希學者孔子五十六世孫也聞大軍至率曲阜縣尹孔希彥鄒縣主簿孟思諒等迎見興祖于軍門興祖禮之于是兖州以東州縣皆降以希學襲封衍聖公

己酉徐達克濟南

大將軍徐達至濟南元平章忽林台詹同脫因帖木兒聞之先驅人民引軍遁去平章達朶兒只進巴等以城

降收其將士二千八百五十五人馬四百二十九匹命指揮陳勝守之○帝遣人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皆大[illegible]獨[illegible]勝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文武將臣勝若从戰將若雖安若履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處于敗乃可以無敗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須周防謹密常若臨敵勿生懈怠為人所乘慎之慎之

胡廷瑞克邵武蒙古守將李宗茂以城降○庚戌汪興祖克濟寧蒙古守將陳秉直棄城遁○癸丑中書省左相國

李善長等奉表勸進

先是善長等勸　上即帝位　上未之許善長等力請

陛下起豪傑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群雄剗削殆盡遐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慰臣民之望　帝曰我思功未覆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塗尚梗若遽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已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盈卒致亡滅貽譏于後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至是復率文武百官奉表勸進曰開基創業既宏盛世之輿圖應天順人正宜大君之寶位蒼生咸仰紅日方升盖聞以道化民者謂之皇以德教民者謂之帝惟首出于庶物用光建

千鴻名由是繼百王而立國家定四海而總綱紀事關
在昔運際當今欽惟　陛下智勇自天聰明冠世掃除
六合之風塵拯救兆民於水火擁樓船而西上孫子奉
璽而出迎命將帥以東征僞主束身而受縛由是天下
歸赴若江漢之朝宗邦域肇隆如金湯之鞏固既膺在
躬之曆數必當臨御於宸居上以答于天心下以符於
人望俯從衆請早定尊稱臣善長等爰順群情躬自勸
進對明廷而虎拜翊聖主之龍飛發政施仁參贊兩間
之化育制禮作樂開拓萬世之太平謹奉表勸進以聞
帝曰始吾即王位亦不得已勉從衆言今卿等復勸即
帝位吾恐德薄不足以當之群臣皆頓首請曰天生聖人

以爲民主殿下之卽王位天命已有歸矣今又三四年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昔漢高帝旣誅項籍羣下勸進亦不違其請今 殿下除暴亂救生民功塞宇宙德協天人天命所在誠不可違臣等敢以死請 帝固却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 殿下謙讓之德著于四方感于生民願爲天下計早徇群臣之請 帝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

丁巳胡廷瑞克建陽蒙古守將曹復疇出降○戊午敕征南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師舟師自海道取福州

帝御戟門與大都督府臣諭各處用兵曰胡廷瑞已得

邵武。今命湯和又從海上取福州。其勢必得。既得福建。當留兵守要害。俾由海道取廣東。楊璟兵取廣西。既克。就以其兵西取蜀。中原赤地千里。人民艱食。軍馬所經。糧餉最急。當令往徐邳運糧。兵精糧足。所向必克。卿等以爲何如。皆曰善

己未。廣信衞指揮沐英破分水關。略崇安縣。克之〇辛酉中書省左相國李善長率禮官進即位禮儀〇甲子。大將軍徐達遣叅政傅友德取萊陽

上遣使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聞大軍下山東。所過郡縣。元之省院官來降者甚多。二將軍皆留於軍中。吾慮其雜處我軍。或晝遇敵。或夜遇盜。將變生不

測非我之利蓋此輩初屈於勢力未必盡得其心不如遣來使處我官屬之間日相親近然後用之可無後患若濟寧陳平章盧平章東平馬平章各官家屬亦發遣來我將厚待之○上諭山東所俘楊右丞等曰古之忠臣良將臨大事當大任者身貴而愈謙權盛而愈下敵勝而愈戒故能立功於當世流芳於無窮王保保本一孺子承李察罕餘烈驟得重權恢復山東河南北諸郡遂襲王爵遂萌驕縱之心豈有豪傑之見使其能知禮義欲為一代中興名將則必盡忠于元凡閫外生殺之權專之可也至於選法錢糧必歸之朝廷重兵在手攻戰守禦必盡其心若夫成敗利鈍聽于天以此存心足

爲忠臣。使其不能出此。分兵以守要地。多任賢智。去其憸邪。釋其私怨。一心公忠。凡事稟於天子。不失君臣之禮。功成名立。此又其次也。今王保保不此之務。自除官職。其麾下稱左右丞參政院官。不可勝數。而各處錢糧皆收入軍中。不供國用。此與叛亂何異。名雖尊元。實則跋扈。若一旦爲敵國所敗。天下後世將謂何如。是遺臭也。古之賢哲。寧如是乎。

戊辰諭中書省選官擇人

上諭中書省臣曰。自古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不以官私愛。惟求賢才以治其民。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元朝出於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輒以

蒙古色目人爲之長但欲私其族類覊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愛民圖治之心也況奸吏從而蒙蔽之舞文弄法朝廷之上賄賂公行苟且之政因循歲月上下同風不以爲怪末年以來其弊尤甚以致社稷傾危而卒莫之救卿等宜以爲戒選官之際慎擇其人而用勿徇其弊也○先是　帝嘗御白虎殿諭羣臣曰自古忠賢之士大槩有三輔國安邦孜孜圖治從容委曲勸君爲善君雖未聽言必再三人君感悟而聽用之則朝廷尊安庶務咸理至於進用賢能使野無遺逸黜退佞邪處置當法而人不敢怨比上等之賢也博習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雖必輔國而胷中無機變之才是古非

今膠柱鼓瑟，而強人君以難行之事，然觀其本情，忠鯁亦可謂端人正士矣，屢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忠於國乃中等之賢也。又有經史之學，雖無不通，然泥於古人之陳迹，不識經濟之權衡，胸中混然，不能辨別，每揚言高論以為進諫，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後，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蓋其謀事自以為當，而實不切於用，人君聽之則以之自高，不聽則謂不能聽其言，既無益於國家，徒使人君有拒諫之名，然其心亦無他，不識時達變耳，此下等之賢也。予今論此三者，有識者自見耳。

癸于湯和克福州

初陳友定環福州城外，皆築壘為備，每五十步更築一

臺嚴兵守之聞我師入杉關乃留同僉賴正孫副樞謝
英輔院判鄧益以衆二萬守福州友定以率精銳守延
平以拒時湯和等舟楫自明州乘東北風徑抵福州之
五虎門駐師南臺河口遣人入城招諭爲元平章曲出
所殺我師登岸將圍城曲出領衆出南門拒戰指揮謝
得成等擊敗之衆潰入城拒守是夜參政袁仁密遣人
納款黎明我師於臺蟻附登城遂開南門和擁兵入鄧
益拒戰於水部門擊殺之正孫英輔自西門出走延平
曲出搭海木兒杭者不花左丞鄧佳中丞鐵木烈思等
皆懷印綬挈妻子遁去參政尹克仁赴水死時僉樞柏
鐵木兒居　官聞大軍攻城急曰戰守非我得爲無以

報國乃積薪樓下殺其妻妾及兩女縱火焚之遂自刎湯和入省署撫輯軍民獲馬六百三十九四海舟一百五艘糧一十九萬九千五百餘石金一千四百五兩銀二萬四千餘兩胡椒六千三百餘斤和遣袁仁暨員外余善招諭興化漳泉諸路其福寧等州縣之未附者分兵徇略之

江左陸翀之覆校